上海寧波路九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服務遍天下

財知超羣衆然後可以與世界各
大國之銀行相拮抗
上海銀行之國外匯兌
處與英美德
法日等大國凡二十餘處通商大
城中之銀行有直接之聯絡其有
間接關係銀行則更無處無之凡
關於下列事項委託之無不安貼
如意

買賣各國貨幣　定期活期存欵
電滙票匯押匯　代收各種票據
發售旅行支票　關具旅行匯信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中粟譯

（平裝一元二角）

著者對於本書，自謂：「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目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本書第十七第十八兩篇，最宜注意：從第十七篇可以知道聯俄與聯共可以分作兩件事，反共聯俄未必不與俄國的東方政策有共通之點；從第十八篇，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野心。凡留心國際情形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英文中國今日之重要問題

Lee: Vital Factors in China's Problems

李登輝選註　精選現代專家對於吾國教育、政治、經濟、實業之名著四十三篇，用作學校普通英文讀本，時論選讀以及政治科或社會學科之教本，可使學生對於本國目前之重要問題，能有正確的了解與建設的思想，不僅得文字上之觀摩而已。書中廣加註釋，每篇之後並附練習問題，可供參考及練習之用。即個人取以自修，亦不致感覺困難。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六卷第一五六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日

時事短評
- 悼一一二二的傷亡（文）
- 巴爾幹的新風雲（皓）

時局與執監大會　松子

南京慘案的善後辦法　一峯

亞細亞民族大同盟　燕召亭

各國勞工運動小史　皓白

閒話　遁公

白話詩人王梵志　胡適

所以　浩徐

不復返（詩）　文錚

歌聲（詩）　金髮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6. No. 156, December 3, 1927.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

時事短評

悼一一二的傷亡

前年五月卅日上海民衆慘遭屠殺，我們憤慨，但是并不驚奇，因爲那時正當帝國主義者氣燄高張；去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民衆慘遭屠殺，我們激昂，但是并不驚奇，因爲那時正當北洋軍閥恣睢暴戾；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青天白日旗下的南京民衆慘遭屠殺，我們震悼，但是仍然并不驚奇，因爲那時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雖然表面上也擺上了幾個忠實領袖，暗中實受了腐化昏庸分子的把持，他們濫用政權顛倒黨政不顧民意一意孤行。

那天開的是討唐勝利的慶祝會，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地去下令停閉呢？那天民衆并沒有携槍荷械，爲什麼要阻止遊行以激起他們的憤怒呢？假若放槍是防止民衆搗毀政府機關，爲什麼慘死的民衆不死在任何政府機關的門前，而死在血花公園會場的出口呢？假若放槍是對民衆的正當防衛，爲什麼民衆所帶的武器沒看見搜出半桿呢？

我們要究明政治上的責任。政治的制裁是政府負責當局的罷免。在特別委員會統治之下，受特別委員會調度的軍隊演出這種屠殺民衆的慘劇，特別委員會這時再不能不有以自處。

我們要究明法律上的責任。法律上的制裁是責任人物的懲辦。事前誰定計劃，當場由誰指揮，應當依照法律手續迅速究辦。

只有從腐化昏庸分子的手裏救出黨來，從無政府的狀態裏救出國來，才能澈底地昭雪撫慰慘死的民衆。只有開中央執監會議，恢復黨的眞正組織，重振黨的威權。所以我們一面要求罷免，一面仍然應要求受執監委員談話會委託的譚蔡二委員負責查辦，一面仍然應當催促南京及廣州各執監委員迅速赴會，不斷留心揭破挑撥離間者的陰謀，使存心阻碍執監會議者無從逞其技倆，庶幾可以再現以黨治國的精神，停止無黨無國的狀態，預防亡黨亡國的慘劇。（文）

巴爾幹的新風雲

法國與猶哥斯拉夫締結協約後，意大利在巴爾幹的地位，自不免要受影響。迷信武力，醉心帝國主義的莫索理尼接受了這種消息，又豈是肯袖手旁觀的？果然外電傳來，阿爾巴尼亞與意大利兩國間訂「攻守同盟」之約了。歐洲大戰以來，阿爾巴尼亞早就由奧匈帝國的勢力範圍移到意大利的手中了。巴黎和議後猶哥斯拉夫雖然是奧匈帝國後繼者之一分子，但是對于被意大利看做囊中物的阿爾巴尼亞，似乎業已沒有說話的資格，因此猶意兩國的國交，這幾年來，爲了阿爾巴尼亞這個問題，也就越弄越僵了。同時法國因爲地中海和非洲方面的問題，本來就很不滿意莫索

理尼政府的行動。於是也來利用這個機會，和他的敵人猶哥斯拉夫携手。莫索理尼政府爲保持其在地中海的新興勢力起見，於是有這新近的意阿攻守同盟。固然，表面上巴爾幹的和平，目前似乎賴以維持，但是這種均勢的舊把戲，究竟能否不做未來的巴爾幹戰禍的導火線，還是一個大問題。何况羅馬尼亞皇室的廢立事件，近來正在巴爾幹的另一角惹起軒然大波呢？（皓）

時局與執監大會

松子

最近兩三星期以來，因爲各方領袖贊成中央執監會議的意見一致，汪蔣的合作表示，及蔣汪李諸委員的先後抵滬，一般忠實的黨員，尤其青年同志，莫不欣然相告慰，希望從此黨內糾紛解除，本黨合法的最高機關恢復，而國民革命可以在重新團結的中心勢力之指導下，熱烈的進行。但不幸意外的事變，接踵以來。十一月十七日廣州張黃軍隊解除黃紹雄部隊武裝，發生政變。未幾而南京爲阻止民衆遊行，發生十一月二十二日軍隊開鎗射殺民衆的慘案。廣州政變之突如其來，使人們疑及粵方領袖合作的誠意，而執監大會的前途因之動搖。

南京慘案的發生，完全暴露了首都現存特別機關的弱點，增加了黨員及民衆的不平與敵視。於是本來已經很混沌的時局，更加混沌起來。對於這種新形勢，凡屬有責任心的領袖，忠實的黨員，乃至全國一般喁喁望治的人民，都免不掉要發生一種失望與悲觀的感想。老實的說，我們今日實在遇着黨國的一個大危機了。

在這個危機中，我們對於黨內各方面的人，不能不沈重的表示幾點意思。

第一，大家要堅持原來的主張，使執監大會依照預定的計畫開成，而且早日開成。局部的意外事變對於大局的影響，自然不可以忽視，然而黨國根本大計，也决不許因一時的事變而有所變更。執監會議是解决現今黨國大問題唯一正當而有効的方法。本來黨內現在一切糾紛之發生，大都由於黨之中心勢力不存在。如最近廣州和南京之事變，便是一個好教訓。目前執監大會如能開成，黨權確立，廣州問題也許可以平和解决；而南京慘案更有澈底查辦的可能。否則黨國長此陷於一種無政府的狀態，內部糾紛，且將有加無已。這不是我們故作危詞聳聽，實是凡關心黨國前途的人都能想到的。好在現在執監大會預備會議最後已決定於十二月三日至五日之間在滬舉行；粵方委員也陸續起程來滬赴會，我們希望執監會議的開會不會再有波折。

其次，在現今這種政治大變動的關頭，免不掉有些投機者流，肆其挑撥離間之技，或捕風捉影之談，久之像煞有介事的使得各方面的人互相猜忌，而空氣爲之緊張。比如說，某領袖別有活

動計畫；某領袖操縱某派，破壞團結；某某新軍閥快出現；某某系軍隊會要火併等等——這些都是中國舊式政治社會，軍閥官僚團體中所習見的把戲，而在眞正革命的國民黨領袖中則是不會有而且絕對不許有的事。所以今日黨中立於責任地位的領袖，應當大家以誠相見，絕對不爲浮言所動。就是在黨員方面，更應當持鎭靜的態度，督促忠實的領袖們解決目前的危局。在這個關頭，挑撥離間者，固是黨國的罪人；而輕聽謠言有意無意的爲之傳播，也不是有責任心的黨員所應做的事。

我們對於黨中的領袖們——不論他們是長衫文人，還是武裝同志——應具有十分的信任心，我們要相信他們都是最忠實的同志；他們儘管有時政治上主張不同，而主義則無異致；他們意見縱有時衝突，行動決不會出軌道。必如是而後能打消一切的浮言，維持黨內協調的精神，齊向革命的工作努力。

復次，預備會議的日期既定，我們希望它能如期開會，而且會期愈短愈好，討論的問題愈簡單愈好。預備會議的作用，無非是要使得各方領袖對於幾種根本大問題，依一種非正式的討論，交換意見，爲執監大會的決定立個基礎，減少該會議開會時候的爭執。所以在預備會議中，提出的議題，應當限於目前公認爲於黨的組織及紀律上最關重要的幾個根本問題，如特別委員會存廢問題，如各方軍事動作問題之類。其他一切枝節的問題，可以引起無謂的爭執，阻碍會議之進者行，務須暫不討議。

復次，在執監大會或甚至在預備會議中，有兩個提案，必然要討論的。一個是李石曾委員的「分治合作」的主張；另一個是汪精衛委員帶來的粵方委員提出的三十五條提案。李委員「分治合作」的原則，合於本黨主張的「均權制」及「地分自治」政策之精神，容易得各方面的贊同，問題只在具體的方案如何制定。如果將來具體的方案，不會過於遷就現存情勢，有造成變相割據局面的流弊，則也容易通過。所以這個提案問題比較簡單，而且可以先把原則討論通過，俟執監會議開會後再來詳細制定實行的辦法。粵方委員的提案，雖然涉及政治黨務及軍事各項重要問題，却是包含國民黨目前應做的最小限度的工作，大體想必不致引起重要的爭論。不過這提案裏的三十五條不必都是目前即須解決之事。所以在執監大會及在預備會中，或許只應暫擇其最根本的幾條討論決定，其餘留在後來詳細的研究採行。在那些條項中，最根本重要者爲屬於「黨務」之（一）條至（六）條，（一一）條及（一三）條；屬於「政治」之（一）（二）兩條；及屬於軍事之（一）（二）兩條及（八）條。（提案原文見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各報。）本文對於以上各條之主張，不能一一加以評論，惟有關於三點，我們認爲應先對於粵方提案完全表示贊同。第一是「黨務」部分（四）項主張的「取消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

黨務，政治，軍事機關；」第二是（六）項主張的「由第四次會議選出政治委員若干人組織政治委員會；」第三是軍事部分之（二）項主張的「軍事行動取決於黨。」特別委員會的存在，公認爲本黨統一的障碍。儘管各領袖個人對於該委員之意見有不同，而大多數黨員，尤其青年黨員之反對該委員會，則已成不可否認的事實。特別委員會開會問題，今日已不但是合法不合法之理論問題，而成了能維持不能維持之事實問題。

執監大會難道還可以不顧黨員的輿論而維持那無可維持之特別關機，延長黨國的糾紛嗎？關於這點粵方的提案是決無可反對的。而且這件事與第二點相關連，幷且可參照（一一）項的主張。因爲特別委員會雖然取消，而另有政治委員會的組織，使有些不在執行委員會而忠實有爲的同志們，仍然有機會參加中央政治工作。有這一項辦法，便不會因特別委員會的取消而失掉各方面同志合作，領袖們大團結的本意。至於「軍事行動取決於黨」之主張，則爲貫徹黨治，及實行以黨治軍的原則，更是絕對不可缺之條件。我們鑒於這次廣州之政變更加覺得有以黨權節制軍事之必要。這次執監大會是不是確定這個大原則之最好機會呢？

最後，我們希望一切忠實的領袖們，根本剷除「地盤」思想。革命領袖最大的勢力，在他的理想他的主義；他的根據在黨員及民衆的信仰。離開了黨員民衆，他便沒有政治生命。至於地盤的有無，根本不關重要。革命黨發展國民革命勢力，自然要不斷的向黨外擴張地域，然而在黨內則不分畛域，而不應有地盤之爭。惟有軍閥要爭地盤；地盤本是軍閥的生命。有民衆勢力爲後援的革命領袖何須乎此？地盤是隨時可以搖動推毀的，武力也是要間接靠他人的，惟有黨員及民衆的信仰及贊助，乃是不可打破的眞革命勢力。我們希望各方領袖，看清此點，把眼光放大些，朝着全國黨員及民衆方面看，不要爲那些不可靠的一隅的地盤紛心。大家打破地盤觀念，黨國糾紛的解決，便容易多了。關於這點，希望再有詳細闡明的機會。

南京慘案的善後辦法

一峰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軍隊槍殺民衆的慘案，無論自任何方面說，總算是一件極不幸，極可痛惜的事體。從前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爲今竟重演於青天白日旗下的首都，這復成何事體，這豈非人間怪事！

此案既不幸發生，善後之道，惟有破除情面，迅速徹底解決。而不迅速徹底解決，則其對於國民革命前途之惡影響將有不忍言者。徹底解決的具體辦法將於本篇後幅言之，現在請先略述此案發生之原因。

此案發生之總因全在一般青年黨員不滿意於今日人人所痛惡

鄙視之一派腐化分子及由他們暗中把持操縱之特別委員會。因爲不滿意，因爲痛惡而且鄙視，所以在慶祝討唐勝利的歡聲中才有「打倒特別委員會」等等口號出現。受攻擊的分子，若稍有自知之明，自當引咎退避；即不然，亦當寬大放任，勿事操切。不料他們不在這裏設想，却偏採取歷來軍閥善用的武力壓迫手段。結果，被壓迫者固然一時稍受損失，死數人傷數十人，但是我想壓迫者也不見得就能從此高枕無憂吧。

這種青年黨員厭惡腐化昏庸分子的心理本然時時刻刻都可以鬧出大事來。然若臨時沒有別的問題爲導火線，現在或者還不至於爆發。恰巧本月二十日南京特別市黨部，在其所召集之全市黨員大會中，偏偏異想天開，提議要發表一篇擁護特別委員會的宣言，當時因有中央黨務學校代表四人反對，市黨部中人竟強指這四個代表爲反動分子並令公安局把他們就逮捕。一個市黨部，對於同黨黨員，因開會時意見不同，竟致出以誣陷逮捕手段，這是什麼現象？無怪乎黨務學校學生，得此消息後，義憤塡膺，怒不可遏。特別市黨部的牌子被毀，平心而論，在靑年們感情衝動的時候，也不能算是過分。

這是此次慘案的背景。到了二十二那天，南京城裏的空氣非常緊張，凡是那天在南京的人大都預料開會時必有特別事件發生，——雖然誰也沒有夢想到革命軍隊向徒手民衆開槍的事。在此種情形之下，政府當局，爲維持治安計，先事防範，固屬職責所在。然而防範之道多端，政府當局不幸於種種可以採取的方法一概不取，而於絕對不應該採取的方法却偏採取。這眞叫做勢令智昏。所謂絕對不應該採取的方法就是禁止人民開會及遊行。我們對於此次慘案根本認定政府當局當日絲毫沒有禁止人民開會及遊行的必要。既無必要而又極端禁止，是爲昏瞶糊塗，是爲措置失當。若謂恐有共產份子乘機搗亂，則當局儘可於會場內外及大隊前後加派軍警，盡力防範，同時政府各重要機關亦可派兵扼守以防不測，初不必因噎廢食，於慶祝西征勝利之日，以高壓手段禁止人民開會遊行。這是此次不幸事件的根本錯誤；若是沒有這種錯誤，又何來流血之事？

下令禁止的人已經是昏瞶糊塗措置失當，而尤不幸的便是臨時執行命令的軍官及軍隊太無常識，太無紀律，於感情衝動之際，竟敢向無攻擊無抵抗的徒手民衆冒然開槍。革命軍隊在精神上與人民本無分別。其來會場本爲保護人民維持秩序。非遇有組織的大暴動及爲自衛計不能使用武力。當日羣衆開會時秩序井然，遊行時又無逸出法律範圍以外之蠻力暴動，是明明無開槍必要。若謂奉有上級長官命令不能不執行，則須知命令是死物，執行命令者是活人，竟究在何種情形之下，及至何種程度，始有執行命令，始有開槍的絕對必要，則完全要看執行命令者的常識及判斷

。我們認爲當日執行命令者的判斷毫無事實根據而爲神經錯亂，缺乏常識，缺乏紀律的舉行。

準上所言，我們可得以下結論。第一，當日下令禁止民衆開會遊行的當局措置完全失當，爲此案之直接負責者。查辦此案的譚蔡兩委員須極端破除情面，予以應得處分。第二，臨時命令開槍的人，感情用事，毫無紀律，亦須查明事實，嚴爲懲辦。但是以上二條均爲處理此案之治標辦法。若僅治標而不治本，則以後恐仍不免有同類事件發生。所謂治本亦有二法。即（一）黨內腐化分子及其政治上的盟友，以智識能力品格諸端論，均不應再置之於黨部及政府，尤其是革命的政府。此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應特別注意此點，勿使此派分子直接間接復握政柄而招青年有爲黨員之憤懣，失掉黨的革命性。（二）此後黨內言論，在相當範圍內，須許其自由。黨內言論若自由，則青年黨員有發表意見之機會，而不至於「下情不能上達」，致走極端。最重要的是須洞察事實眞象，分別眞僞，給忠實而激烈的青年黨員以充分的人權保障，不要隨便以莫須有的「共產黨」罪名剝奪其一切自由。要教青年黨員不變成共產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容許他們做國民黨內的革命急先鋒。抑制壓迫革命性最高的那些青年的思想和行動就是製造共產黨。製造共產黨的人我們應該羣起而攻之。

亞細亞民族大同盟

燕召亭

亞細亞民族大同盟是去年成立的亞洲民族間的一種組織，本月四日在上海舉行第二次會議。到會的代表中國，日本，印度，安南，菲律賓，阿富汗斯坦，班吉爾，土耳其，亞拉伯等九個民族的代表，共有五十餘人。臨時有高麗的代表請求加入，因爲日本的代表堅決的反對，結果是這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就不承認高麗民族有入會的資格。印度代表的提案是：（一）本會主張亞細亞各民族絕對自由，不能有任何壓迫；（二）本會應推派代表分赴歐，美各國宣傳宗敎；（三）亞細亞各民族須徹底合作反對侵略之國家；（四）亞細亞各重要都會應設商業機關；（五）敎育問題——（甲）普及世界語言，（乙）提高科學知識，（丙）遍及軍事學識；（六）本會應籌募經費建築會所；（七）本會應努力亞細亞進步之種種工作，并免除各民族之隔閡；（八）本會應立即發行週刊，刊載亞洲各族文字；（九）爲解放中國問題——（甲）連合中國各實力派取締雜色軍隊，（乙）中央政府應派代表若干人研究外交問題，組織完美之行政機關，（丙）促進中國取消治外法權，撤廢租界，關稅自主；（十）欲救濟中國必須誠意的與日本合作，同情于美俄兩國。中國代表的提議是：（一）援助中國關稅自主，收回一切治外法權，（二）實行去年所通過之取消中日間及全亞細亞一切不平等條約，（三）停止侵略滿蒙

，（四）本同盟會應努力解放亞洲各弱民族之種種壓迫，（五）反對侵略中國領空。日本代表的提案是：（一）撤廢人種之不平等待遇，（二）撤回新加坡及眞珠灣之防備。

各民族在會議中討論印度，中國，日本代表所提各項提案的時候，日本代表反對中國方面的『停止侵略滿蒙的提案，態度極爲激昂，幾至決裂，後經印度代表的調解，中國代表始允許將該案改爲『因日本之對華政策，有傷中國之感情，日本對滿蒙政策，務須加以改革。』日本方面提案的第二項關于美國在眞珠灣的軍備一點，日本代表自行撤回。各項提案及這兩項修正案均一律通過。這些議案之外，還有應該注意的一點。在開正式會議之前，曾經開過一個秘密委員會，審查亞洲中央銀行成立問題及中央鐵路敷設問題。這兩個問題是去年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日本代表提出的議案，曾經中國代表反對，而沒有通過的懸案，今年日本的代表又在暗中進行，又教中國的代表反對下去，沒有正式提出。這次會議，於上項議決案之外，幷議決：(一)因實行大同盟之議決案，組織最高委員會，設本部於北京；（二）第三次會議於明年十一月在阿富汗斯坦的首都嘉布爾舉行；（三）幷改選若干人。各民族的代表於閉會之後，由南京國民政府邀請來寧，吃了一頓大餐，大家都散去了。

就這次會的經過，我們也可以看出一點各民族代表的態度。亞洲民族大部分不是獨立的民族，是被歐美列強和本洲的日本所支配的民族。因爲他們感受同樣的苦痛，所以大家都贊成「民族自由」，「民族解放」，「抵抗壓迫」。中國近幾年謀自己的「解放」「獨立」與「自由」，已經具體化而成爲「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句話。因爲目前日本在滿蒙壓迫中國太厲害了，所以目前中國人心裏最恨的就是日本侵略滿蒙。日本人心中最恨的是遭白人的異視，不能在美洲和澳洲那些地方移民，而最怕的是英國在新加坡，美國在眞珠灣建築海軍根據地。日本想著爲亞洲的霸主，時時刻刻的要從經濟及交通方面入手，把亞洲打成一片，任其操縱，所以他極力提倡設立亞洲的大銀行及建築亞洲的大鐵路。亞洲各民族之間彼此利害衝突的，只有主動的日本及被動的中國，所以日本要求各民族都承認：亞洲內部的問題最緊要的就是中國，解決中國問題『必須誠意的與日本合作。』近幾年日本對外最重要的事項就是經營滿蒙；日本在滿蒙遇著的對手是俄國，他爲避免衝突，故多方要與俄國妥協。再者，日本要大規模的經營滿蒙，自己沒有那樣多的資本，所以最近又要同美國妥協，上星期日本東京的消息，說日本向美國借到了六千萬大金洋，來開闢滿蒙。印度和阿富汗斯坦這幾年借重俄國反抗英國，自然是要贊成聯俄，俄國是共產黨在那裏以黨治國，中國自『反共』後『聯俄』的政策自然鬆懈；中國自從華府會議以後，對于美國的感情

就漸漸的疎遠。在這種國際狀況之下，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反鄭重其事的主張：『救濟中國』，必須『同情于美俄兩國』，實在是等於說：日本經營滿蒙，必須要美俄兩國的帮助。我們看：日本的代表自動的將反對美國在太平洋建築海軍根據地的提案臨時撤回，我們就更明白日本的態度了。這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因日本代表的反對，就拒絕高麗的代表加入這個大同盟，更失掉民族大同盟的意義。這幾點是只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已經可以證明：這亞細亞民族大同盟是日本的亞細亞大同盟，至少可以說是日本操縱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這一點是中國人已經知道的，但是應該注意。

進一層說，這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在思想上的背景是所謂「大亞洲主義」。德國在十九世紀之末，想着積極的操縱國際政治，一方面倡「大日耳曼主義」，以鞏固日耳曼各民族的團結，一方面倡「黃禍」之說，以移轉白色各民族的視線，日本戰勝中國以後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戰勝俄國以後，更一躍而站了國際上的頭等地位，因此他的雄心自然增長，他的自尊的精神也隨着發達。首先反對「黃禍」之說而發起「白禍」運動的是日本。在十五年以前（一九一三）日本的伯爵——大隈重信氏——就鄭重的演說攻擊白色民族，不應該把世界看作自己的私產，不應該把一切其他的民族看作下等。日本的政治家也有不少的人在言論上附和大隈氏的主張。到了四年以前（一九二四）美國國會通過排斥日本人的移民法案以後，日本的輿論界甚爲激昂。積極提倡組織黃色民的大同盟，并主張在東京就召集各民族的大會議。俄國雖是白色民族，但是在他革命的時候，他爲反抗西歐的壓迫，也很聰明的利用亞洲各民族的民族思想，在俄國的巴庫地方召集了一個東方民族會議（一九二〇），到會的代表有一千八百多人。俄國利用這個會議以攻擊英國爲目標，尤注意以印度，阿富汗斯坦及阿拉伯爲攻擊英國的利器。過了三年的光陰，印度的自由黨通過了一個議決案，贊成「解放亞洲」，組織「民族大同盟」。

我們中國在從前是世界主義的思想，是講天下大同，普天之下，而不限於亞洲。自從被英國日本兩次打敗以後，這偉大的氣魄就消滅了。但是庚子排外風潮之後，常常聽着「亞人應種亞洲田」的話，就含有大亞洲的意思，并沒有什麼特別闡明的道理。孫中山總理於民國十三年在日本演講「大亞洲主義」，加以精細的說明。他主張亞洲各民族聯合的基礎在『文化』，在以『仁義道德』的『王道』的文化，反對西洋的『強權』的『霸道』的文化，亞洲各國的『民族思想』進步『到了極點，然後亞州全部的民族才可以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他并且警告日本人，應該『做東方王道的干城』，不可以『做西方霸道的鷹犬』。就總理這篇演說看來，亞洲各民族的大聯

合是需要的，但現在還沒有到成熟的時候，這種大聯合最大的障碍是日本。後來孫總理的遺囑只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達到『中國之自由平等』，并沒有說到「大亞洲主義」，前後參照，就更加顯明了。日本受白人的異視而倡大亞洲民族主義，但是他侵略中國，壓迫高麗，却是實行小日本民族主義。那末，現在的亞細亞民族大同盟在小日本民族主義的日本操縱之下，而希望實現大亞洲主義，達到亞洲各民族的自由與平等，那不是背道而馳嗎？雖然如此，亞細亞民族大同盟這種民族間的組織既已存在，中國方面加入的人應該持監視態度，國民黨對于參加的中國人，再加上一層監視，也可借此防阻日本的操縱，謀被壓迫民族的團結。

各國勞工運動小史

皓白

工會的發生，雖然有人說是起原於小工業的行會制度 *Gild System*，然歐洲中世紀之行會，乃一種生產者的團體：其構成分子爲職工及其東家；職務乃在謀生產物之生產及處分。至於工會，則不過是一種以工資爲生活的勞動者相集而成之團體：其基本職務單在勞動力之如何處置。對於生產物之處分，不能過問。所以他和資本家的主人，不但分離起來，并且立於反對的地位了。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之下，工資勞動者，一方面爲擁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計，同時他方面爲對抗資本家的剝削搾取計，自然而然地不得不有一種團體的結合。故工會發生之最重要條件爲勞資的對立。而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組織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因而集合了多數勞工，形成一種近世所謂都市集中的現象，則亦促進工會發展之必需條件。

不過各國工會發生的條件，雖然大體相同，而各國勞工運動的趨勢，因爲各有各的政治組織，社會思想以及經濟狀態的背景，又自然不免彼此互異。概括起來，可分四類。從地理上或民族上說：有盎格魯撒遜派，拉丁派，德意志派，俄羅斯派的不同；從政治的或思想的方面說：又有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無政府的工團主義 (*Syndicalism*)，社會民主的改良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區別。現在我們且把這幾種運動的特殊形態，簡單地分別說明出來：

（一）工會主義的（英美派）勞工運動　這派的特徵，實際上固然不以打倒資本主義制度相號召，卽在理論上亦不以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爲目標。他們的運動，祇是就現存的制度，謀所以改良勞工的條件。韋布氏 *S. Webb* 在他所著的英國工會史中關于工會的定義，也說：「工會是工資勞動者以維持或改良他們的勞動條件爲目的而組織之一種永遠的團體。」所以工會主義的運動與其說是爲無產階級謀階級的利益，無寧說是爲他[illegible]的會內

謀利益爲他們自己的職業謀利益。他們對於政治運動的態度，總以經濟主義，改良主義，議會主義爲中心。對於社會主義既不表示贊成，對於政治上所謂直接行動也極力反對。一言以蔽之，是一種充滿了自由主義，自由思想的結合而已。

（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拉丁派）勞工運動　這派的運動，十九世紀的末年，才出現於法國。後來漸漸地蔓延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南美的墨西哥阿根庭一帶了。他們這派的目標，在爲全勞工階級謀利益，他們的手段，在喚起社會革命。他們否認一切政治上的活動，同時幷否認一切政黨的行爲。他們在階級鬥爭的當中，以實行社會革命，建設未來的新社會爲勞工運動的使命。他們認定一切國家爲搾取人類的機關。對于無產階級的專政，也同樣地反對。所以他們的國家觀，又很像受了不少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們運動的方法，就只利用突發的總罷工。

（三）社會民主的（德意志派）勞工運動　這派的運動，介乎上述工會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中間，理論上以社會主義爲目準，實際上却不出於革命的行動。他們的方法，是由一步一步地改良運動，達到一個一個地社會勝利。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採積極的破壞手段，而用漸進的蟬脫方法。對於政治運動，採一種中立態度，對於政黨，亦保持中立主義，因此有政治問題由政黨處理，經濟問題由工會處理的一種調和理論出現。一八四八年以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德意志，就是這個運動的實驗場。

（四）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派）勞工運動　上面所說出的三種運動的趨勢，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都是已經有了的。至於現在要說的共產主義的勞工運動，都是大戰期間中隨俄國大革命而產生的一種新運動。他們的特徵，在吸收各種勞工運動的革命精神，成功了一種大革命的工具。他的內容，爲中央集權主義；他的戰術，爲階級的正面衝突；他的目的，爲無產階級的專政。換一句話來說，他不單只固執日常的問題，實在是徹頭徹尾地共產主義的革命主義的一種破壞的新組織。

以上所說出的工會運動的歷史，最長也不過一百年，而他的發達的形態，就已有了上述的四種。而且四類之中，後三類的發生時期，就在最近的五十年當中。可見勞工運動進展的態度，到今日已充滿了加速度的趨勢了。至於今後勞工運動的趨向，究竟應以上述四類中之那類爲標準，抑或別於四類之外新有組織，那就要先看他的政治組織，社會思想以及經濟狀態的背景如何。若全不顧事實，徒然好新奇，唱高調，斷沒有不失敗的。蘇俄由所謂共產主義而回到新經濟政策，不就是一個好例嗎？

閒話

遁公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上海的租界眞不愧爲一座玉門關，任憑革命的春風怎樣遍普，而這個租界上却是徹風不動。一般寓公無論在長三么二的堂子裏向，無論在麻雀檯子

上，或在鴉片烟榻上，三三兩兩，所談大概都是票匪問題。革命軍的地雷火炮，他們是充耳不聞的，票匪的一舉一動，他們是一點不輕易放過的。西征軍打倒一個唐生智，在他們的眼中，祇算是一件小新聞，惟有票匪開槍打倒巡捕才算是一件大事。有一次在酒席筵上，碰到一位曾做過廣東省長的大人，他說：上海一隅，有多少外國陸軍，有多少外國海軍，就是革命軍能打進北京，總是打不進上海，言下掀髯自笑，頗覺自鳴得意。到底是大人的高見，你瞧，至今租界上有武裝同志出入嗎，不但武裝同志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偶爾背着皮帶子，戴上軍帽子，從大英租界上過，也沒有不被解除的。那像孫傳芳張宗昌的弟兄們，能在租界上橫衝直撞呢？

租界是革命的發祥之所，中國要沒有租界，就沒有革命黨，這些話幾乎是人人聽見過的。但是朝鮮的內閣固然有會設在上海租界上的事實，可是那是亡國的國民做的事。從前革命黨的機關固然也有曾設在上海租界上的事實，可是那是革命未成的時候做的事。現在的情形可是兩樣了。革命黨的要人，固然可以在租界上請客，可以在租界上結婚，可以在租界上做生日；然如果像在袁世凱的時代，在段祺瑞的時代，有人提議國會議員南下後，可在租界上開國會，面子上那就有點下不去了。第四次執監會議，不但非同請客結婚做生日，並且比較開國會似乎還要鄭重，還要神聖。但不知『在滬開會』四個字怎樣解釋？我們最希望不要把這個『滬』字當作租界解釋罷。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會看見茶館酒肆的牆上，高貼着一個標語式的紅紙條子，上寫『莫談國事』四個大字。但是這四個字的效力，簡直與戲園子內『奉廳諭禁止怪聲叫好』的條子相等，禁者自禁，談者仍是自談，這真是『春色滿園關不住』了。上海的寓公到底純良，租界上的茶館酒肆從來沒有這四個字的標語，但是他們却自然而然的不談國事。國事在上海寓公眼中，真似『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可是最奇怪的，是為談國事而開的會議席上，也竟有『莫談國事』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中！

『今日天氣，哈哈哈！』這種哈哈式的寒暄，固然是面面俱到，一個人也不致於得罪，但是也祇能在用得着哈哈式的地方才可以用。泱泱大國的國民，氣度之狹至不能容微塵，然氣度之寬又常可以容泰山。在公開的地方，往往說一派門面話，表示一無所爭；一到私下，又往往錙銖必較，表示一無所可。國家大事，不爭論於開會之時，反爭論於閉會之後。開會時無意見，閉會後有意見。在會議席上謹守莫談國事之戒。散會而後，對於這個會議的決定便完全不負責任。今天合作，明天分裂；今天分裂，明天又合作。無怪乎做三國演義的作者，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八個字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格言。

我們禱告天地，祇希望天老爺保祐我們執監委員，在這次會議席上丟掉莫談國事之戒，有聲有色的滔滔不斷辯論三天三夜。沒有一個人躲在家中不出席，沒有一個人在會議席上不說話。左右把各人袖孔籠中的把戲，一一拿出來攤開；把葫蘆裏邊所裝的藥，一齊傾出來化驗。學學梭廬先生，說：開會時我所提出來的意見沒有通過，祇算是我自己錯了。死心貼地的服從會議，死心貼地的服從會議的議決。養成服從多數的習慣，好讓這呱呱墮地的合議制，長大成人。這個陰德，可就積得不小呀！老天爺！請你大發慈悲，救我們的委員先生，從會議席上看到或想到全國困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小百姓們罷！

白話詩人王梵志

胡適

宋人筆記裏屢次提起王梵志的詩，讀者往往不大注意，都以為他是宋朝的一個打油詩人。誰也想不到他是唐朝的人，更想不到他是隋末唐初的人！全唐詩裏也不曾收他的詩。

去年我在巴黎檢讀伯希和先生(*M. Paul Pelliot*)從甘肅敦煌莫高窟帶回去的六朝唐五代人的寫本，檢得三個殘卷，都是王梵志的詩。三卷都有年代，最早的是後漢乾祐二年己酉（西曆九四九），最晚的是宋太祖開寶壬申（九七二）。我才知道王梵志是唐人。

後來又在巴黎讀唐寫本歷代法寶記，其中有成都保唐寺和尚無住的語錄長卷，引有王梵志的詩。無住死于大曆九年（七七四），可見盛唐時期，王梵志的詩已通行很遠了。我才知道王梵志是隋朝初期的人。

後來我回國之後，又檢的太平廣記卷八十二有『王梵志』一條，記有他的年代與生地，注云『出史遺』。後來又檢的唐人馮翊桂苑叢談也有此條，文字大同小異，太概同出于一個來源。今鈔太平廣記的原文，而附注馮氏所記異文于下：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馮本作「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馮本有此二字）朽爛，德祖見之，乃剖（馮作「徹」）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馮本有此字）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復何（馮作「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馮作「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梵志』（馮無「梵」字）。曰，『王家育我（馮作「我家長育」，似誤。），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馮無「梵志乃」三字，示作「諷」。）

馮翊桂苑叢談多記咸通（八六〇—八七三）乾符（八七四—八七九）間事，有一條寫「僖宗末」，又一條寫「吳王收復浙右之歲」；吳王即楊行密，死于九〇五年。馮翊此書當作于九〇〇年左右，在

太平廣記編纂(九七八)之前約八十年。

此條雖近于神話，然有三點似可信：(一)王梵志生于衞州黎陽，當現在河南濬縣。(二)他生于隋朝，約當六世紀之末，約六〇〇年。(三)此條可見唐朝有王梵志的神話，可證他的詩盛行民間，引起神話式的傳說。

以歷代法寶記證之，舊說所記梵志的年代似不爲過早。他生于隋朝，死于唐高宗時(約六六〇——六七〇)，故八世紀的一個四川和尚得引用他的詩句。

據敦煌寫本上的記載，梵志的詩共有三卷。上卷有三個殘本，

(一)開寶壬申(九七二)閻海眞寫本。

(二)□□己酉(當是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高文□寫本，只有十幾行。

(三)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樊文昇寫本。此本我未見原本，曾借鈔董康先生鈔日本羽田亨博士攝影本。

中卷無傳本。下卷只有一個殘本，爲漢天福三年庚戌(當作乾祐三年，九五〇，天福只有一年。)金光明寺僧寫本。

以上四殘卷均在巴黎法國圖書館。我的朋友劉半農先生近擬印行敦煌掇瑣一書，其中的王梵志詩即是上述的閻海眞寫上卷本。

上卷別名『夫子訓世詞』，多是日用常識的格言詩，很像應璩的百一詩的格式。其詩多沒有文學趣味，我們略選幾首作例：

(一)

黃金未是寶，學問勝珍珠。丈夫無伎藝，虛霑一世人。

(二)

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計時應大重，直爲歲年多。

(三)

有勢不煩意，欺他必自危。但看木裏火，出則自燒伊。

下卷極多好詩，我們選鈔幾首作例：

(四)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五)

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六)

共受虛假身，共稟太虛氣。死去雖更生，迴來盡不記。以此好尋思，百事淡無味。不如慰俗心，時時一倒醉。

(七)

草屋足風塵，床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

襄元無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缽藏，鐺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寧馨，從你痛笑我(課當是「顆」字，「寧馨」即是「那亭？」即是「那麼樣？」)

以上是從巴黎藏的古寫本選出的。在中國現存的材料裏，我又輯到一些，計

費袞梁谿漫志卷十，有八首。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有兩首。詩話總龜同。

共計十首，皆不見于敦煌寫本，或是王梵志詩中卷原文；其中有一部分(如費袞所錄)也許是出于北宋人假托的。

胡仔引黃山谷所稱許的梵志詩兩首，都是絕好的詩，也鈔在這裏：

（八）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此詩最受宋朝文人的贊歎。如陳善捫蝨新話卷五說：

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

如慧洪林間錄云：

予嘗愛王梵志詩云：

梵志翻著襪，人皆謂我錯。寧可刺我眼，不可隱我脚。

慧洪本與山谷所記有三個字不同。我以爲應從山谷本。『乍可』乃是唐人俗話。如高適詩云，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大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

可以爲證。

山谷所記第二首也是好詩：

（九）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山谷評此詩道：

已且爲土饅頭，尙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

詩話總龜(四部叢刊本)引此條，也說是山谷改這兩句；大概總龜是根据苕溪漁隱叢話的。但宋僧曉瑩雲臥記譚卷上引圓悟禪師的話却說這兩句是蘇東坡改的。圓悟即克勤，他嫌東坡改的不好，他竟改作一首如下：

城外土饅頭，豏(即「餡」的本字)草在城裏。著羣(？)哭相送，入在土皮裏。次第作豏草，相送無窮已。以茲警世人，莫開眼瞌睡！

這樣改詩，眞是克勤和尙『開眼瞌睡』呵！

費袞所錄八首，三首爲七言，五首爲五言。我們選兩首作例：

（十）

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慧洪林間錄引此詩，說是寒山子的詩，其文也有異同，如下：

人是黑頭蟲，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今本寒山詩集無此詩。

（十一）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

這本是新作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裏的材料。因有一些材料不便收入文學史裏去；又因本章付印之後，我又尋的一點新材料，故寫成此文，在這裏發表。我在客中，藏書甚少，搜集不廣。倘蒙國內外讀者把關于王梵志的新材料鈔寄給我，我十分歡迎。

胡適。

所以

浩徐譯

——亨利，德列爾 *Henri de Regnier* 著——

以下是從德列爾今年刊行的「新筆記」*Les Cahiers nouveaux* 叢書第三十一編"Donc"裏翻譯出來的。德列爾是象徵派詩人馬臘兒梅 *Mallarmé* 的高足弟子，現今年已六十多歲。

中國人把蝙蝠當做幸福的象徵。大概因爲它出來總是在黃昏的時候，在回憶的時候，差不多在做夢的時候。

世間有些眞正純潔的人，他們死，像水晶破碎一樣。

人的一生有烈燄的時期有死灰的時期。

微笑把它的不要了的歡樂委託給笑。

酒是一種內服的脂粉，它把我們的思想的顏面暫時美化一會兒。

茶碗的底上，有些茶葉的黑枝屑，在白磁上面，模擬一個中國字的寫法。

有一夜裏，我做夢說我在那裏發明 把蝴蝶的翼膀弄得發香的法子。

馬臘兒梅說囂俄：「他一定是一個不曉得怎樣了不得的詩人，假若他曾有點什麼要說的東西。」

將死的人捨不得的不是他自己的生命，乃是人生。

追憶是存在于記憶和遺忘之間的。

孤獨是我們心裏一切死了的東西活墳墓。

「一個人，到了三十歲前後，把他同時代人的花香都領略過了，把對於人生的研究也完畢了，他想離開人羣，想把自己集中起來，對自己反省起來；到那時候，那人羣，妬嫉這種逃避，就派一個代表放在他的旁邊，那就是他的妻。」

（有一晚，馬臘兒梅說。）

讀拉芳吞 *La Fontaine* 使我煩厭的，就是那些動物。

踏在落葉上的一步總是神秘的。

阿士加，淮爾德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有一個朋友一個青年的英國人從倫敦跑到巴黎來看威亞來努（*Verlaine* 法國大詩人）。他到巴黎就買了一把花想獻給詩人。從這個酒店到那個珈琲店找了八天，那青年的耽美主義者還是拿着他那一把花在手裏。……後來他們終竟碰着的時候那一把花已經完全凋謝了。「它這個樣子我更喜歡，」威亞來努說！

煩悶或悲哀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爲時間過去得太快或太遲，只因它過去。

阿士加，淮爾德常說我們一定被我們做的夢裁判。

戀愛的最初的時候好比在雪上踏去的頭幾步。

戀愛的火有時遺下友誼的灰。

馬臘兒梅說他自己好比一個人，在一堆非常擁擠的人羣裏穿過，拿着一個盛滿價錢極貴的液體的玻璃盃，時常戰戰兢兢地生怕倒掉了。

如果你遲了，切不要停住來看看時間。

詩

不復返

前詞 *Prélude*

慕奴，*Muse* 昔我先祖瞽者荷馬，
曾借你神琴歌咏那悲壯的都稚 *Troya*
都稚城垣久無餘痕，
都稚哀史至今聞天下！
慕奴，願你重來凡塵，奏你象牙琴
和我爲蒼生苦痛一哀吟。

蒼生苦痛如沙多，
恕我聲微，無力高歌，
無力高歌那屍橫遍野的戰場，
戰場赤土可靑蒼！
但願天下傷心似我者，
靜聽我低吟如月夜荒園之濆泉
凄凄細訴古來無限傷心史！

慕奴，吾將歌矣！
願你金絃之淸音和我嗚咽
悠然飄蕩於天地……

（一）

春猶未了夏纔來，
黃鶯兒啼不息，玫瑰花正盛開，
吾愛，哀爾婁*Elvire*年未念一，
哀爾婁已如臨風之殘燈，噫嘻！

梨花零落如梧葉，
凝雲慘淡如葬衣；
哀爾婁，嬌容蒼白似蠟燭，
消瘦似枯髏，
哀爾婁，瞑自偃臥似木偶

噫嘻，哀爾婁之美目不復微笑顧我矣！
哀爾婁之溫唇不復親我吻矣！
哀爾婁之纖手不復撫我髮矣，
噫嘻！吾心愛之哀爾婁竟長辭我去矣！

（二）

從伊與我長辭，
我朝暮徘徊坟園裏，
垂頭喪氣無人色，
落葉聲聲告我心已死……

坟園新增一石墓，
墓碑上書哀爾婁……
噫，吾目欺我太甚矣！
吾心愛的哀爾婁豈在斯地！
活潑輕盈的多嬌，或是偶出漫遊而已……

蓋棺之沈聲似猶在耳，
耳所聽者恐非眞……
分明聽說伊歸寧遠去，
分明聽說伊將回！……
我晝夜盼伊早些歸來團聚！……

（三）

慘淡的斜陽何苦照我衣？
金秋的狂葉何苦風前舞？
斜暉金黃似伊髮，
葉舞凄凄似伊唏！
慘淡的斜陽何苦照我衣？

我衣溫暖我心冰！
冰心伴伊長眠地下矣，
長眠地下伊有侶！

金秋的狂葉何苦風前舞？
媚舞風前我無覩！
吾眸失明自伊長瞑目……
長瞑我目願不覩！

斜暉金黃似伊髮，
伊髮紛飛滿天地……
滿天伊髮纏繞我情緒，
情緒纏綿似伊髮！

葉舞凄凄似伊唏！
但今欲啼也無淚……
我也無淚澆伊墓前菊，
拾得黃葉吞聲凄凄哭！

（四）

憶昔灣西 *Wansee* 湖水微含笑，
微笑春光如梨花！
白帆片片迴遊似天鵝，
天鵝傍葦似睡荷……

荷花繞舟舟不前，
停槳且留荷葉間；
哀爾萎鬖髮臨風舞，
蓮伴玉顏渾不辨！

我今獨遊淚湖濱，
淚湖又多一落魄。
湖色深黑如棺漆
寒夜蓋我若無邊之大鍋！

也不見天鵝，也不見漁火，
也不見睡荷！
祇有孤鴉之淡影
凄然微撫淚湖之苦波！

孤鴉——是伊之靈？是我的心。

切莫悲啼！
一悲啼，恐無淚沾巾！

一九二四冬於巴黎。

歌聲

金髮

若你願把歌聲停了
吐一口香氣在這濃露清晨裏，
我將如縣在枝頭的菓實
靜待陽光親吻兩頰。

聽，那裏歌聲停了，
沈靜之氣得了一口和緩之空間而驕傲了。
這裏歌聲起哭聲停了，
滿懷哀怨之孀婦和 *Vierge*
既在這華年裏窺探過一切。
需要什麼，揀擇那一個？
遂叟叟瑟瑟地歌唱——
這於人類增加神秘之原啊。

更有遠方靈魂把風聲調和，
與晨星之光
適揑成一羅馬 *Gregaria* 合唱。
這於我們已餽賜得厚了，
你願把歌舞停了麼？
這幅中肯的嘆息之來，
使我生命更加深沈而寒冷，
況那千古不朽的眼淚
委靡了人類之勇氣。

啊長途提携之姊妹，歌舞是空虛的，
——只消看歌舞後的心情，——
其拿半壁之燈光來，
分照此草欄下之油膩。

落葉抖抖的當兒，
我重見了你往昔懷春之失敗，
與夫生計鼓弄人生的巧妙。
（但巧妙不得幾時呵，）
現在往事也已或陳迹了，
你扶杖在這苦力組成的市面上，
代我們嘆息。
呵，祈休養罷，
或停止將要停的歌聲！

提倡國產食品

維持工業

自海禁開通以還、上海爲華洋雜處、舶來貨品日見增多、博取我國民金錢、奪我國民工業、良堪慨嘆、自民國政立、人多覺悟、凡百貨品、日思振興工藝、維持工業、而塞漏巵、然人生衣食住爲三大要素、故本園於民國八年創設食品公司、建築工廠、製造國產食品、聊盡國民之天職、出品有葷素罐頭食品、糖果、餅乾、果汁牛肉、陳皮製梅、中西式名點、應時食品等、且辦國內名產、數千百種、各品能與舶來品並駕齊驅、願愛國之士、日用所需、或而送禮、速臨採擇、無任歡迎、

上海 冠生園食品有限公司謹啟